

人情不似春情薄

宋词中的人生百味

Renqing Busi Chungqing Bo
Songci zhongde rensheng baiwei

邓乔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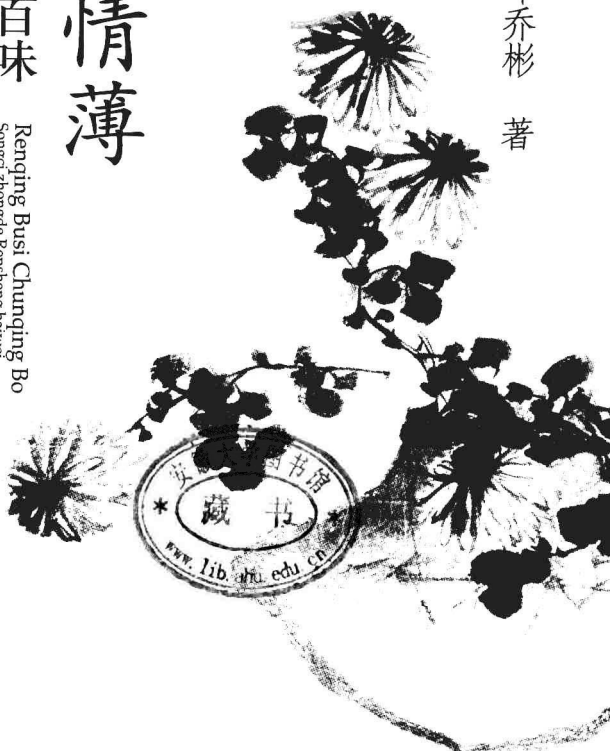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邓乔彬 著

人情不似春情薄

宋词中的人生百味

Renqing Busi Chunqing Bo
Songci zhongde Rensheng baiwei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情不似春情薄——宋词中的人生百味 / 邓乔彬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17-1075-8

- I. ①人…
- II. ①邓…
- III. ①宋词—诗歌欣赏—文集
- IV. ①I207.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6380 号

人情不似春情薄——宋词中的人生百味

出版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元普瑞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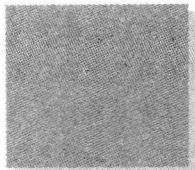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15.75 24 页彩插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前言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缘情”之极品，一代之文学

“文学即人学”是曾被严加批判、又是改革开放后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人性”与“人道主义”是忌语，“人学”讲“抽象的人性”，不讲阶级斗争，当然会横遭挞伐。（到了今天，因此说实为天经地义的朴素真理，经拨乱反正恢复原貌、以至于再作陈述时会没有一点激情，甚而流于空泛。）殊不知从理论上肯定文学即人学只是西方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结果，而这句话的传入我国还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学常被政教工具论所扭曲，其“人学”的价值得不到统治者的承认。举个例子讲，《诗经》中的《国风》不仅占了整部诗集中作品的大多数，而且其中相当多的是表现男女爱情的主题，可是因受汉儒解经的影响，却长期被曲解为“后妃之德”的教本，直到南宋的大儒朱熹才在《诗集传》中对自汉代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毛诗序》作了总批判，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在其名著《诗言志辨》中，对西晋陆机《文赋》所说的“诗缘情以绮靡”一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缘情”是对于“言志”的突破。在古老的《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而“言志”的“志”，其本意是记忆、记录、怀抱三义（闻一多的看法），而到了“诗言志”这句话中，就专指“怀抱”，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是与政教大事牢牢地挂上了钩。人是有感情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这就造就出最原始的诗歌，“诗缘情”一语只不过是承认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罢了。在我国长期的诗歌史中，“言志”的传统一直在继续

着，“缘情”的传统也一直在发展着。到了唐朝中期，一种用新兴音乐“燕乐”伴奏的新诗体——词，开始兴盛，并向缘情的方向发展。隐士张志和、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都纷出新作，晚唐的温庭筠和韦庄更是大量作词，成为了“花间词派”的“鼻祖”和先导。经过五代时期、尤其是西蜀和南唐的继续开拓，到了宋代，词这种文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是“创调数百，列体盈千”，而且文人学士、高官大吏纷纷染指，造就出一代之盛。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由于从宋太祖以来就奉行优待文人的政策，出身贫寒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过去不為人重的商人子弟，都可以通过科考的途径踏上仕途，造就出宋代特有的合文士、学者与高官为一体的现象。在他们为官之前，是以较多的精力关注经史与诗文，在诗赋及策论上用功，以求仕进；而为官之后，则常有充当多种人生角色的现象，庙堂上进国策，当众人论经史，朋友间赠诗文，酒宴中作小词，并非一二人之所为。他们在正式场合不能表露的思想与感情，在被视为“小道”的词中就可以不必避忌，可以尽情地倾诉，他们正人君子的人生角色也许扮演得太累，在词中就可以彻底放松，真实地表现出并不那么高大的一面；他们甚至可以在词中暴露自己的隐情，表达对异性的赏玩、思恋或倾慕，伤离怨别、叹老嗟卑，生活中的不满与牢骚，都可以出于笔下，流播于酒宴与歌场。尽管宋朝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多的仕进机会，但仕途毕竟拥挤，又因国力不强，长期受迫于辽、夏、金、元，南宋时期更是丧失了几近一半的国土，“中州士女”的大量南迁，使北宋以来的冗官问题更为突出，士人的为官更为困难，以至于许多人奔走江湖，以谋衣食。所以那些长期沉抑下僚或终身布衣的文士，更是没有扮演多种人生角色的顾忌，也没有分散精力、多方“经营”的机会。他们倾全力于文学，专心致志地写词，作品中完全用不着掩真作伪、虚饰矫情，而是尽情地倾诉自己的身世之感、飘零之思、沦落之悲、家国之怨，还有那些人生不遇的遗憾，难以忘怀的爱情，绵绵不绝的思恋……

在宋人的词中，我们看到的虽也有应歌、应社的无谓之作，酬酢、应景的无聊之篇，但主要的还是他们的真情实感、喜怒哀乐，摆脱了“教化”观的制约、功利目的的异化，所以不以追求“善”为最高目的，而是求真、求美，以其真感动人心，以其美悦人视听。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宋词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尽管在宋代视之为“小词”、“诗余”，地位远在经史、诗文、歌赋之下，后人论宋代文学却多首先取之，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更是将其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元之曲并论，作为宋朝的“一代之文学”。

欧阳修曾在《玉楼春》词中写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只限在“风与月”，而要看到“人生自是有情痴”对于感情的勇敢承认，而这正是“文学是人学”的体现。当然，宋词中所表现的感

情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中的家长制造就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儿女婚姻的社会现象，才会在宋词中有那么多表现婚外情的作品，使得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绽放出苦涩多于甜蜜的诸多“野花”。生活中有“遇”与“不遇”，“幸”与“不幸”，但宋词的作者却都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促，所以伤春悲秋，惧怕老之将至，常常缅怀青春少年时。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往往会有挫折，倾诉于笔下而为词，让我们看到了或忧惧、悲戚、烦恼，或坦荡、旷达、狷介、疏狂，性情发露，而多为本真之情。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也带来了宋词中情感表现的丰富性，既有志士对民族斗争中济世之愿失落的悲愤，又有宦游生活中对羁旅行役的厌倦，对于安定、平和生活的向往，更有在民族灾难中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的痛楚；当然，还有节序活动和丰富的民俗，温馨的亲情以及精神生活、闲情雅趣中的诸多快乐与伤感……而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所造就的敏感的心灵所产生的感情，都体现出“人生自是有情痴”的总体精神。

的确，宋词称得上是“缘情”之极品，一代之文学，尽管时间已过去了近千年，我们与祖先的精神纽带却是无法割断的，我们不仅在肌体上带着祖先的遗传基因，在精神、感情上同样如此，让我们借助宋词去了解宋人的生活，去一窥我们祖先的心灵历史……

目录

- 前言..... 1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缘情”之极品，一代之文学
- 一 爱情..... 1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永恒主题”的新发展
一从恨满丁香结，几度春深豆蔻梢——痴情少女的美丽形象
人面不知何去，绿波依旧东流——流水带走的和带不走的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悲秋の岂止是宋玉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超越了空间的爱情
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分手前的叮咛嘱咐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文人学士与红颜知己的婚外情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男儿并非都是负心汉
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愈朴愈厚”的另一个痴心男子
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爱情的痛苦多于甜蜜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追求爱情高境的另一种说法
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谈宋词中的衣服与爱情
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思妇怀人的无言之悲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个闺中思妇的典型形象
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不幸女子的断肠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陆游、唐婉爱情悲剧的意义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旷达之人的悼亡之痛

目录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又一感人至深的悼亡之作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难道只能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吗？

二 闲情.....44

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

——宋词中的感物而动与生命意识漫谈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个很老的话题，一种甚新的感悟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年光之叹是缘于对生命的强烈留恋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达官贵人的淡淡哀愁是无病呻吟吗？

如此春来春又去，白了人头——铁的法则是多么的无情

春风解绿江南树，不与人间染白须——无理之妙与无奈之情

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算寿账后的醒悟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失落的岂止是寻旧之情

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对不知不觉的衰老之体验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新版本

三 性情……………69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解脱之道得之于宇宙意识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君子坦荡荡，自能履险如夷

此心安处是吾乡——情怀旷达自能随遇而安

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

——要以淡泊的心情来解脱人世间的烦恼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

——如果不看重仕途经济，“人”字就可以大写了

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若要解脱烦恼，就要始终记住自己的历史定位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以花拟人，为狷介者画像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君子不趋时的零落之悲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坚持操守者的自诉

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有名的严光与无名的渔父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桓温之叹的永久生命力

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

——志士终未失却骨子里的认真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从庄子思想中寻找解脱之方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看穿名利才能看穿忧患

浮云出处元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一场人与浮云的对话

目录

四 雅情·····104

诗酒趁年华——说说宋人的生活雅趣

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说说宋人的茶趣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宋人读书赏景的雅趣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官场上的失意在山居中得到补偿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物移我情与移情于物

五 节日·····116

清光畔，年年常愿琼筵看——美好的风物与节序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春天带来的愉悦和悲伤

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人间灯彩与天上月色的交映

览物兴怀，向来哀乐纷纷——上巳日的情怀

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清明寒食时节的游赏之乐

莫唱江南古调，怨抑难招，楚江沉魄——端午节的感慨

天孙东处，牵牛西望，劝汝一杯清醕——令人遐想的七夕

玉界拥银阙，珠箔卷琼钩——看不完、咏不尽的中秋月亮

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秋天不仅仅是丰收

钱旧迎新，能消几刻光阴——除夕的人生感触

六 咏物……………143

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亦花亦人、抚今追昔的咏梅名篇

长亭路，应折柔条过千尺——人生惜别的凄惻婉转

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花中君子的赞歌和哀歌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且看李清照如何替桂花鸣不平

湘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遗恨——水中仙子与人间憾恨

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见证历史兴亡的琼花

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月亮的遐思与怅想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幽人贞吉的自我形象

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幸福的燕子与不幸的闺中妇

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不知人间怨情的蟋蟀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

——承载了多少感情重负的琵琶

七 羁旅行役……………169

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幼稚的提问与深邃的哲理

未暇买田清颖尾，尚须索米长安陌——人人都要为生计而忙

目录

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动”的生涯中对“定”的向往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浪子”的故土情结
马蹄浓露，鸡声淡月，寂历荒村路

——善画早行图，岂无生活的体验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送别者的功业之慨与年光之叹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行者能理解居者的痛苦吗
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对变心游子的委婉劝喻
大笑了今古，乘兴便西东——少有的离别心态
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感情是最重要的

八 济世之志.....194

将军白发征夫泪——说说“真元帅”所作的“穷塞主”词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审视历史的政治家眼光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在“奋励有当世志”失落之后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民族英雄的慨叹
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明里是悔，暗里是恨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功业之念与生命意识的纠缠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付出的与换来的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一生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难伸其志，令人扼腕

九 流落之悲……………216

芳菲歇，故园目断伤心切——民族斗争中的人生悲剧

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不难体会的和难以忘怀的

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历尽沧桑后的淡语深情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公孙大娘舞剑手”的难抑悲情

休舞银貂小契丹，满堂宾客尽关山

——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得到的启发

若比广陵花，太亏他——不仅仅是“黍离之悲”

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身处异域者的真切感受

回首天涯旧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亡国之音哀以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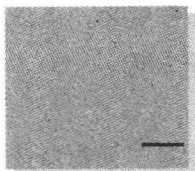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忧患余生的今昔对比

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淡语难掩的深情

代结语……………241

人情不似春情薄，守定花枝，不放花零落

——让我们满怀感情，贴近古人，走进他们的生活



爱情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永恒主题”的新发展

爱情，历来是文学的母题。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不乏青年男女相思相恋的动人歌唱。即使在教会统治的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盛行，男女之恋仍未被扼杀，尚有骑士的破晓歌。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爱情更成了欧洲诗坛的轴心，“永恒主题”表现出不尽的魅力。

我国的爱情诗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并未能得到顺畅、持续地发展。在欧洲，走出中世纪之后，爱情逐渐成为了婚姻的基础，使之具有了近代的意义。而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婚姻历来都是包办的，恋爱并不是婚姻的基础，充其量也只能是婚姻后侥幸得到的附加物。因此，不仅现实中留下了不少的爱情悲剧，文学作品中有如《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优秀篇章。

就诗歌的发展史而言，爱情题材有一个转移、深化的问题。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宋诗选注·前言》中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睁开眼睛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所以，人谓宋诗言

理而不言情，而宋词却以爱情取胜。

北宋词人张先写过这样一首《一丛花令》：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挠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

由于真挚的爱情是任何感情都无法替代的，这就是“无物似情浓”的深刻认知，所以就会有“伤高怀远几时穷”的重笔发问、感慨。千万条柳丝更是牵动离愁，濛濛飞絮恰似心中的纷乱，在这春天尤易撩动心绪的时候，作者为相思的女子作代言之想：回忆当时的离别，马嘶声渐杳，尘土飞扬而去，渐渐地走远了，何处又能认得情郎离去的踪迹呢？鸳鸯成双成对地在池上嬉戏，南北之水还可以有小船相通，热烈相恋的男女却难以会面。黄昏之后，登上小楼画阁，只能看到一弯斜月，这楼阁也许从前是两人经常幽会之处，如今只有冷月闲照。思量至此，饱尝相思之苦的女子，禁不住要突发奇想：与其作为人而这样受相思的煎熬，还真不如去做桃花、杏花，尚可以抓住时机，嫁给东风了。唐人有诗写道：“嫁得瞿唐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还是由商人向水手的“低就”，而张先词中，却是由人及物的“无理之想”，倘非痛苦之极，是不可能作此想象、发此言语的。

前面说过，古代由于婚姻是由父母所包办，当事人自己并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宋词中所写的或者并不是婚前的恋爱，甚至是婚外情，但我们还是应从历史的高度上来认识，以恩格斯所说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应以互爱为婚姻的前提，来加以肯定。对于爱情这一“永恒主题”在宋词中的新发展，我们也应看到它的进步性。

今天，社会的进步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以互爱作为婚姻前提的足够条件，梁山泊、祝英台或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是不应该发生了，虽然也有极个别的父母为了某种追求而不顾子女的意愿，但

包办婚姻毕竟为社会所不齿，为法律所不容。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确实成了“无理之词”。但是，在商品经济成为主导的今天，社会的健康肌体上免不了还会长出毒瘤，出现了许多怪现象。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大款”自是“白天坐着轮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不乏滥情纵欲、宿妓嫖娼者。而另外的“半边天”中，既有被拐卖他乡、强迫嫁给穷汉的农村妇女，又不乏为追求物质享受而主动去作“金丝鸟”的女青年，甚至还有“业余”充当“三陪”小姐的知识女性。对这些不良社会现象，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判断力，决不能被滚滚红尘迷了眼睛，不分好歹，以到人间“潇洒走一回”的借口为之辩护，甚至跟他们一样放浪形骸。的确，“伤高怀远几时穷”？古人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甚至感叹人不如草木，以“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为爱情这一永恒主题谱写了新调。我们今天虽不必因人为的原因、为爱情的阻隔而伤高怀远，但也应不忘“无物似情浓”，懂得了真情应该永远高于物欲，我们才能为爱情这一永恒主题奏出美丽的新乐章。

一从恨满丁香结，几度春深豆蔻梢

——痴情少女的美丽形象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曾有过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此时，女性在生产劳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在男性之上。但在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性的这种地位就不再继续，因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劳动与经济的支配权是决定性的。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绝对没有恋爱与婚姻的主动权。恩格斯曾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情况对于女性而言，更甚于男性，他们在爱情与婚姻中的遭遇经常是很不幸的。

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而男子

尚可以在青楼歌馆找到婚姻以外的爱情的补充，女子身在闺中，与社会隔绝，除非心如古井，身如槁木，否则，对真挚的爱情的由衷向往应是很自然的。在遥远的周朝，统治者出于增殖人口以提供劳力的考虑，尚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规定，因此《诗经》中才会有那么多的爱情诗。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女子就绝对没有这种自由了，所以我们在晚唐韦庄的《思帝乡》词中，可以偶尔看到青年女子那种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强烈期盼，因为“春日游”的机会本来就难得，看见了“谁家少年足风流”更是不易，故此“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的想法虽大胆、却又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韦庄的这首词，当然不是女子自作，而是词人的“代言”，他们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难以用笔墨表达所感与所思，而男性词人倘非抱着赏玩的心情，而是出于同情与理解，在词中塑造了这些痴情女子的形象，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在词人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如韦庄笔下那样大胆而热烈地倾诉所愿所想的，毕竟极其少见，尤其是宋代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较为内向的心理特点，确与唐代开放型社会和受“胡风”影响形成的“通脱”风气很不相同，我们见到的多是将深情藏于心底的一类。而且比起唐代诗人所写的女子来，宋词中女子更显得美丽而痴情。李商隐曾赠诗给杜牧，谓“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其实他们俩都属于善写“伤春伤别”的诗人，且都有过以花拟人的佳作。杜牧写过“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二首》）以二月初的豆蔻花来比喻十三岁刚出头的小歌女。产于南方的豆蔻，开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长，待穗头深红，叶也渐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变淡，其含苞待放的花被称为“含胎花”，常喻处女。诗人笔下的这一形象是美丽的，但是，怜爱之中却难以见到其内心的感情。李商隐在其《代赠二首》中写道：“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前两句是写女子欲见情人而不得的无奈，第三句以芭蕉喻情人，以丁香喻自己，芭蕉不展，丁香结而未开，都缘于不得与对方相见，“同向春风各自愁”点题，道出了心中的感情。由于杜牧与李商隐以豆蔻和丁香塑造了美丽、深情的女